



# 端岩山水图

□杨方

我没有去过端岩。写一个我没有去过的地方,在别人看来,所有的文字纯属虚构,但我并不这样以为。我确信自己已经去过很多次。如果哪一天我真的去了,其实是旧地重返。那条通向端岩的路,一出现在梦里我就认出了它,它一次次把我带向一个并不陌生的地方。路两边的植物,是我叫不出名却十分熟悉的草木,空气中弥漫着那条路独有的气息和类似于黄昏半明半昧的色彩,还有来自于某个方向潮湿的水的气息。一只长尾鸟在前方欢快地飞翔,为我引路。我知道端岩已经越来越近了。当我在梦里推开某扇门,手指仿佛触到某个旋转时空的开关,我已骤然置身另一个空间。门后的端岩,类似博尔赫斯梦中那座小径分岔的花园。花园中有浑圆的落日,白墙被余晖照着,青瓦锃亮,玻璃折射出万道光线。转过某个街角,我就回到了童年的街道。在童年的街道遇见多年前的自己和故人,一切如梦中之梦,画中之画。

如果我梦里的端岩是一幅山水图,一定是宋人笔下的长卷,宏大、晴朗而辽远,有一种宽广的气质,同时具有细节之美。那条贯穿村落的路,暗藏着一条时间之线。往后几十年,甚或更久些,这条线是灰白的虚线,那里的一切像往世一样,不染墨不着色,硕大的桐花在院子里无声飘落,劳作的人们在屋檐下亮起灯盏,吃饭、做梦、繁衍。水稻在田地里静静地抽穗,散发出粮食的香气。萝卜得到了萝卜的白,青菜爱着自己的青。往前,我的端岩在无限风景中,我的端岩游人往来,仿佛处在世界的中央。我的端岩,嘉树成蹊,群鸟翔集,山水自此有了颜色。梦境中,我穿行于井然的房舍,心生远意、仙意,萧然出尘。我会在一座房子前停下来,推开门里面当是无尽的时间和空间。我会老在

们的身边坐下来,和他们谈起季节、收成、往昔的时光。仿佛我是他们中的一位,仿佛我已在端岩衰老了多年。我将继续在这里衰老下去,老有所依,自得其乐。

飞过池塘的燕子,也飞过风铃花和绿薄荷。宋人画中的花鸟,有一股生气,仿佛线条也是生长着的。我在梦中看画,我身在梦中也在画中。我看见的水中倒影,背景山水笔笔生发,九曲回廊是闲笔,荷塘是留白,流水是呼吸,烟岚和炊烟为灵晕。荷,自带太古之感,最适合的表达方式是水墨,宜浓、宜淡、宜破墨、宜泼墨。怎样的层层渲染,都不过分。每一片荷叶,在夏日晴好的白日梦中,都通向午阴清圆的宋词。流水在荷梗中醒来,生物以气息吹拂彼此,我在梦境中与荷塘纷繁多变的光影,构成画中墨韵。我是端岩长卷的一部分,游走于画中,成为长卷里枯笔中的飞白。我的梦境亦是长卷的一部分,是长卷的空隙之美。

端岩,一个我没有去过的地方,我在梦里爱过它水中生长的绿萍与红菱,爱它无边的秘密,闪亮的树干,雨夜的灯光,薄尘的气息。爱它蝉鸣与蛙声中南国村庄的宁静和安详。也爱那座远离喧嚣的塘湖山庄。一座建筑,集中了形而上的大风景,形而下的小美学。古色古香的门头,静止的画面蕴含时间的延绵流动,具有历史性和共时性,有一种地老天荒的永恒。穿过那道门,陡然想起众多不可知的事物,想起世界安稳,想起遍地似水流年,我是那个陌上花开,可缓缓归的梦中人。一旦人世时间与梦的时间重叠,我便找到了自己更远的更深的身世。

我是一个读书人,不用人指点,凭着气息,也能准确地找到塘湖书院的确切位置。洞开的书院窗外,有空间,有体积,有光影。松令人古,竹令人逸,兰令人幽,梅令人清,美学纹理蕴含于草木之中。我在梦

里抬头即看见明月出东墙,它不同于所有人看到的明月,带着梦的味道。一切的天体里,月亮离我们最近,像一个伸手可摘的柠檬果子。端岩有一种叫青团的美食,糯米中有微绿的草汁,游人喜食,日售四五百只,成为端岩人的额外收入。月亮和青团,有着怎样的联系?一个在天上,一个在餐桌上。一个不切实际,一个紧扣现实。

端岩山水长卷,塘湖书院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一笔。用透视法或反透视法,那是画者的事,我不多言。塘湖书院只是塘湖山庄的一部分,塘湖山庄是端岩的一部分,端岩在中国,中国在地球上,地球在银河系里滚动。身在书院,凭空便有了太古感和宇宙感。

在梦里,我还拥有过一座山,我在山顶狮子一样俯瞰端岩。它的流水,道路延伸远方,像是触摸世界的触角。我的端岩,梦中繁花,不知在哪条山谷中飘落。我的端岩,人在花中走,有一种超乎其外的好。我常常忘记端岩外的世界。我以为端岩即是世界的全部。

端岩其实不在世外,它应该在比世外更世外的地方。风吹来,南柯一梦,或者黄粱梦醒,需瞪大眼睛迷茫数秒,才会发现端岩始终是高德地图上一个未曾到达的点。导航标出具体的路线,配以清脆的语音,我去与不去,端岩都在那里。我想起观棋烂柯的故事,那是一个逃离时间的故事。或者说,逃离眼前的苟且,到另外一个时间里的故事:上山砍柴的樵夫在山中看仙人下棋,棋局结束,樵夫发现斧子木柄已烂,待下得山来,不知是何世,子孙也早已故去。

我之所以不去端岩,唯恐端岩一日,人世已千年。我之所以不去端岩,唯恐去了端岩之后,我再也回不到自己的时间。我之所以不去端岩,我在梦里已经将端岩爱尽。人间三春不常,端岩却始终在它的锦绣里。

般 既来之,则安之。生命有时候无需张力,安定和坚持就能描出一片精彩。

平凡的小葱,却有着不平凡的内里。《本草纲目》里,葱是一味中药,食葱可发汗解表、散寒通阳、解毒散凝。葱叶能祛风发汗,活血通络,解毒消肿;连须的葱白性温味辛,可治外感风寒,头痛寒热;葱实温肾,明目;葱汁能刺激神经,杀菌促消化。小角色身上,也许蕴藏着大能量。

我看小葱,脑子里就蹦出《爱莲说》中那句:中通外直,不蔓不枝。小葱纤细笔直,不善弯曲,不生枝节,确实有一种莲的正气。而身形却纤细玲珑,轻巧可爱,自带一种青嫩的美感,要不然,古人形容美女怎么说指如削葱根,口如含朱丹呢!

常常听人说:你算哪根葱!而其实,若能做好一根葱,协调各种菜式,生长蓬勃,内涵丰富,那实在是一种智慧了。

愿在 生活 这盘菜上,我能做得了一根小葱。



把美好的时光  
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

朗读频道

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

## 雨夜想起友人

给泉子(外一首)

江离

有时,我想到你  
在咖啡馆,窗子推开了  
早晨的清新涌到你阅读的书上  
你写下落日的诗句  
像一位农夫  
用铁锹松动着泥土,那里一小片果园  
摆动,接受风的巡回

有时,我想到雨  
马蹄般踏过西湖,泛起一片白雾  
转而如婉转的燕语  
你打伞走在白堤,听着寂静  
从枯荷根处飘起,你是  
寂静的知音

有时,我想到你就是雨  
从远处的青山,溪流  
带着细小的漩涡  
又一次,冲走了多余的漂浮物  
这里,也许有着正确生活的依据

## 蟋蟀在歌唱

当最后几片薄暮褪尽  
蟋蟀开始了歌唱  
先是在我童年的瓦片下,带着  
早晨恒久清亮的音色  
然后,是在废弃的冷轧钢厂歌唱  
蛛网将它的声音  
凝结在历史亦真亦幻的露珠中  
它在高架下歌唱,上面  
厌倦了应酬而急着回家的尾灯  
画出了红色的弧线  
它在我们时代致良知的困扰中歌唱  
也在没有任何保险的穷人屋檐下歌唱  
安抚着夜半婴儿求奶的哭声  
它唱着,在墓地  
在来不及清扫的战场上  
那里,相互搏命的敌人拥抱着倒在一起  
城镇的灯火,像悬浮的岛屿  
远处,风中浮动的蛙鸣和秋虫声  
交织起另一片灯火,托管了听觉的迷宫  
在夜的穹顶下,它们唱着  
一棵棵树像一座座塔林  
庄严、肃穆,静立于交错相生的梵音中

## 玻璃房

吕焯

天上的雨砸向我时  
被一种玻璃隔离  
我躺在玻璃房里  
听到雨水里有汉字的叹息  
没有停留  
雨水就顺着玻璃的斜坡流走  
我继续我的午休  
我看得见雨水愤怒的变形  
但我不用担心,雨水浸湿我的美梦  
一直到落山的太阳出来  
我也没有离开过玻璃的保护

# 小葱

如如

不受冷落,不抢风头;以己之优,成人之美,做配角做到小葱这般精彩,实在叫人心服。生活中需要抢眼的大菜,更少不了小葱这样的香料。一味好的香料可以成就一道大菜;一个好的配角,可以催化一出好戏;一位好的助理,可以促成一次合作。生活中很多看似非主要的角色,在悄悄地跟进事情的发展,改变着生活的格局。而我们,若能如小葱这般,找准自己的位置,发挥自己的价值,又何尝不是一种精彩呢?

小葱的精彩,又何至于此。

小葱也许不如小草坚韧,但它确实好养。废弃盆里、屋檐下、田畈旁边,只要有点儿土,小葱就能雀跃生长,无需施肥,无需除草。从地里随手拔一把葱,扔在盆子里,加点水,它不断地生出小芽。买来用不完的小葱,将鳞茎摘掉,将根埋入土里,吹过几日风,淋过几日雨,新的小葱又长出来了。

不是每种蔬菜都能如小葱般随和而强大,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如小葱

每次买菜,店家都会送我一把小葱。轻轻巧巧,青青嫩嫩,往塑料袋里一塞,一把小葱,就成了满袋蔬菜最可爱的陪衬。

小葱似乎很擅长做陪衬。

炒鸡蛋加小葱,就是青黄相间的葱炒蛋,小葱的鲜香提起了整道菜的味儿,清蒸鱼加小葱,再淋热油,就是明亮亮的葱油鱼,色香味都变浓郁了,红烧排骨加点小葱,就好似荒地冒出了草尖,豆腐蘸酱生吃时加点葱,就是小葱拌豆腐,一清二白,炒萝卜丝加葱,做包子烤饼都是极好的,揉面加点小葱加点盐,蒸出来就是花卷,烤出来就是葱油饼,煮面的时候撒点小葱,面汤上立刻浮起一层清香。小葱的功用何其多,近乎百搭。

小葱又称香葱,香是它最显著的特点。它虽然无法成为主菜,却勤勤恳恳给各种菜陪衬,无论荤素还是主食,加了小葱,总能锦上添花。尤其是荤菜的烹调中,小葱可谓是功不可没:能去膻,能除腥,能增香,能调色,功能之全,人见人爱。